

回煞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489377)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489377>.

Rating:	Teen And Up Audiences
Archive Warning:	Graphic Depictions Of Violence , Major Character Death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姬发/殷郊 , 姬屋藏郊
Character:	姬发 , 殷郊 , 姜文焕 - Character , 鄂顺
Additional Tags:	Original Character(s) , Character Death , Alternate Universe - Modern Setting , Alternate Universe - Ghost Hunters , 微量顺焕顺注意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10-02 Words: 19,894 Chapters: 1/1

回煞

by [lovesince1944](#)

Summary

现代混合原作的奇怪AU，天生阴阳眼的病弱（？）斩鬼人姬发X外出务工回家被鬼缠身的普通人（？）殷郊。

“不过最多也就是一些人情难缠，三毒难清。”他有些无奈地想，“人人皆有贪嗔痴之物，我能斩鬼，却斩不断情念。”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notes](#)

0

身死七日后，魂魄归家，是为回煞。

1

龙女街正西门进五个巷口，摆一处装修古香古色茶店，门前占了大半个门面满满当当堆了杂物，几只棕花木的桌子挤着苍梧花纹的灯盏，一把深红绸子没盖住，露出一对玉壶嘴儿来，青年小心把压着门把手的一柄翠玉如意金花盏挪开，又在身上擦了擦手，推门进去。

姜文焕正在找东西，听到响动才转过身来，店里光线暖昏，照得门口血糊刺啦的人影搅成灰黑一团。身量挺拔的青年身上湿透，身后背着个五尺长的狭长包裹，还在滴滴答答顺着

包缝往下渗血，脚底慢慢聚集一滩血洼，他有点尴尬站在原地，姜文焕翻了个白眼。

“爷，你是我亲太岁大爷。”他从旁边厕所门抽出把拖把来，“脚起开！别踩地毯上，元后仿的唐式双凤纹，给你血糊了我和你拼了。”

“不是我血。”青年说，声音有点沙哑，他又清嗓子，“杀了只缢鬼。”

“嗓子糟了？”姜文焕没抬头，甩手给他扔了个小玉瓶子，“吃点，你身体不好，小心被鬼气抹了。”

青年乖乖吞了颗药丸，脸上表情扭曲了一下，胸腔闷出一阵咳嗽。他在店里乱糟糟的窄小空间找了个地方坐下，拉过面前小桌给自己倒茶顺气，姜文焕又不悦地喊，“姬发把你身上血给我擦干净！带着这么多鬼血往店里来是想我累死还是被咒死？”

“明明是你催我回来，我还以为遭了什么事情。”

姜文焕忙着打扫，“我就知道你忘了，今天约了客户过来，人马上就要到了。”

姬发这才从记忆里扒出一点资料来，他整日忙于斩鬼，客户后勤活计基本通通交给姜文焕，整天除了吃睡就是干活儿，此刻才想起上月他就隐隐提过一句有人请他驱鬼之事。

他有点困倦地揉眉心，最近这些日子他有精神不虞，夜来梦扰，恰巧此刻门前发出一点叮叮咣咣物体倒地声响，木制雕花门被小心推开，另一青年进门有点无措地站在前厅一把菩提伞和饕餮像中间，姬发打量他一眼，登时便愣在原地。

青年有一张艳丽而飞扬的脸，眉眼迤迤骨相锋锐，身量比姬发更高大，身材结实饱满，穿着简单的T恤长裤，那黑琉璃一样的眼在店里四处扫了一圈，从撅着屁股的姜文焕改到姬发身上，显然有点震惊，说：“抱歉……我应该是来预约了斩鬼的业务？”

店里稍微安静一会儿，姬发已经手抹后背，被绑得严严实实的包裹刀光乍现，瞬息间似有凤鸟鸣叫，下一瞬姬发已经闪身在青年面前，手中一把漆黑铁剑直抵青年脖颈，距离好似情人厮磨，皮肉却留下一道细微血痕。

青年一对凤眼转了转，有点好奇似的盯着姬发的剑，姜文焕慢了一拍，在后头欲言又止止言又欲，姬发眯着眼看他一会儿。

“姜文焕，这哪儿来的？”

“什么叫这哪儿来的，人家诚心诚意正规渠道预约的！”

“你看过他身上气了吗？破落执鬼愿鬼吃点精气就罢了，鬼气重得连地羊都馋了，没看到？”

“呃，两位……？”

姬发干脆挥手打断青年话语，剑尖儿擦着他脖子斜划，所经之处抹出一篇红鸾赤光，空气中突兀传出尖锐惨叫，姬发探手横掏，一只髡头黄眼，面黑畸形似婴儿的怪物被串在剑尖儿上挣扎，青年一时间瞪大了眼，姬发手上用力，剑刃钻进它腑脏，便听得怪物一声哀嚎后化作飞灰。

青年神色震惊，姬发甩手收剑，那漆黑铁器一瞬又安生裹进了他身后的包裹里。

“地羊。”他有点责怪看着姜文焕，“本就少见，何况附身在人身，你放他来前没查过？”

“我又没有你那一双阴阳眼，查了，我觉得没问题，这又不是什么凶险的东西，当时他身上可没扒拉只地羊，你不愿意接不接就是了。”

“你说得倒是轻巧——不过也不是处理不了的事情，最多只是有点奇怪。”

“两位，你们已经当我不存在地聊了很一会儿了，”青年声音坚决地打断了两个人的聊天，“我觉得这样对我非常不礼貌，虽然好像刚才你帮我除了个什么怪物，但现在我好像腿断了。”

姬发终于晓得扭头，面前青年已经勉强扶着小腿，轮廓漂亮的脸上冒出一层冷汗，紧张又气恼地盯着他。

“地羊并非凶鬼，只是险恶的破落怪物，喜欢把自己看上的人畜替换成石沙，有的从四肢开始，有的从心肺开始，等人发现的时候大多已经没得救了。”

姜文焕端了杯茶水过来，姬发正给人腿打上夹板，一伸占了小半张沙发的长腿，“你还好，只是小腿被他换了，斩了地羊之后也就跟着断了腿，休息个一周就差不多会好的。”他顿了顿，发现男人额心有一颗隐约的释迦痣，显得额外艳丽，又说：“抱歉。”

“没事，没事，本就是我来拜托您有事，我叫殷郊。”青年宽厚地笑笑，自顾握住了姬发的手，“我知道姬先生是好人，您帮我斩了地羊。”

殷郊手很暖，却和他宽大身材不符合的偏小，叫姬发有点舍不得放手，他挑眉：“你怎么知道我是好人？刚还觉得我不礼貌呢。”

殷郊定定看他，有点不好意思似地笑，“感觉，第一次见先生就觉得熟。”

姜文焕闻此在他俩身后夸张做了个酸脸，姬发也有点接不上话，说话不呛笑脸人，于是挠挠头，说：“你来找我们委托什么斩鬼业务？”

殷郊似是思考了一下：“我也不太清楚，更像是日积月累的问题……小时候身体不好，长大了总看到不干净的东西，自己身上出一些不大不小的倒霉事，后来我父母双亡，我身旁人也开始接连倒霉……没办法只有离家，现在难得回乡，家里又夜半出现孩童声音，我想着再试一次解决这事。”

“孩童？哭声还是笑声，说过话吗？之前一直有吗？”

殷郊笃定地摇头，“没有，是最近才开始出现的，说话声，具体在说什么我听不清，搅得我睡不着，确实叫人有点担心了。”

姜文焕扯了扯嘴角：“一般人听到家里小孩声音得早被吓死了。”

殷郊：“习惯了，从小就发生点这种事，倒是没有对我影响什么，只是总归觉得对不起那些被我影响到的人。”

他笑得有点落寞，一切生平坎坷的介绍归为短短一段话，挠得姬发心口堵上团血，一阵咳嗽来得凶，他嗓子憋出一阵破烂手风琴拉扯的声响，姜文焕脸上立刻挂上副紧张神色，殷郊也无措望他，想来替他顺气，但姬发制止了他动作。

“没事。我天生身体不太好，心肺有损，不是什么大问题。”他捂着嘴喘了会儿顺气，对殷郊点点头：“走吧，这活儿我接下了。”

他顶着姜文焕诧异的目光在心里唾弃自己，这莫名其妙的心软来得怪，斩鬼人见过的最多的就是人间惨事，也正是人间苦难嗔痴贪滋生鬼气化为恶鬼害人，但殷郊只这样勉力笑着看他，一双并不祈求也并不责备他的眼，就让姬发的恶鬼心肠莫名软了，“但我得去你家看看情况，你身上鬼气极重，不知道是命格原因还是别的，我只斩鬼，不会改命，若命定之，

我也帮不了你。”

殷郊眼睛一瞬就亮了起来，更叫姬发心里发痒似的刺了一下，殷郊很热情捉住他手，笑得万分明媚：“得先生这句话就够了，殷郊不求改命，只求一个明白。”

“别喊我先生。”他不喜欢这个称呼从殷郊嘴里冒出来，“喊我姬发就好。”

2

姬发跟着殷郊去了他家，空空荡荡的一室一厅标准单身宿舍，屋里采光挺好，坐北朝南，傍晚光线斜落在门口脚垫上，堆着满一地没拆开的箱子。殷郊开了门，有点抱歉地捏耳垂：“抱歉啊姬发，我才刚回来不久，东西没收拾开。”

“才回来？”

“我刚从昆仑回来，在那边替道馆做工，虽然别人都说苦，但是有意思事情不少，我虽然没什么慧根，但也听不少有趣事情。”他忽然像是想到什么有趣的，“你知道太岁吗？”

“嗯？”

“师傅说，天道中上下玖佰贰拾一位大神，唯有他至今神位空缺，名姓不得，奇怪得很。”

殷郊把钥匙拎在手上，“神位系统里唯一一个空缺的，也不知道这么多年怎么编的经书。”

他笑着说，正要找拖鞋，却被姬发一手拦住。

“你感觉不到？”

“……什么？”

姬发甩出一柄镇纸，压进空荡荡房间，霎时间尖锐哀嚎四下莽窜，汹涌的黑气从镇纸四周喷涌而出，其间勉强可见狰狞鬼面朝二人扑来，殷郊一顿，下意识就把姬发推到身后，扭身甩上家门——这行为打断了后者探手的动作，姬发愣了，“你做什么？”

“呃、我以为那是鬼？”殷郊也愣了。

“我是斩鬼人。”姬发耐心点出事实，“而你把门关上了。”我没法儿干活儿。

殷郊恍然，有点不好意思地摆了摆手，“我怕你有危险。”

“那倒不至于。”姬发微妙感觉心情好了一些，搭上殷郊手腕把门重新推开，方才尖叫惨嚎的鬼气被镇纸牢牢压住，任凭其嘶吼也冲不开那小小玉质品，姬发手探到身后，拽出一叠符纸钉在鬼气上，便又是一阵惨叫后化作白气。

姬发收回手，迎上殷郊充满敬佩眼光闪闪的神情：“好厉害！”

他又不太能招架住这种眼神，握拳于唇边咳嗽下：“也不多厉害，只是些没成型的鬼气罢了，用镇纸之类的手工业者的日常用具就能镇住，你这里太新，难免会招来这些东西。”

他捡起地上散落符纸贴到墙上，又把镇纸放到桌上，“这是文焕店里的镇纸，后宋时期的古物，足够先把你屋子里的鬼气和小东西清干净了，先放一段时间，别动它。”姬发又扫视一圈屋子，眉头皱了：“至于别的在你这里……算了。”

殷郊正殷切给他拉门找拖鞋，把门口两个有点碍眼的箱子丢掉旁边，闻言抬头疑惑看他，

姬发摇了摇头，进屋等他拖鞋，然后把身上包裹卸下来放在一旁，跟着帮殷郊拆箱子。整理整齐的生活用品，从道馆带回来的衣袍，其中一纯白，掐腰瘦臀，他有点惊讶地挑眉，想着殷郊穿起来是什么模样，之后放回原位，给殷郊把几件适合刚入秋穿的衣裳拣出来挂门口单人衣架上，又跑进厨房打量一圈。

“你这里水电气通了吗？”

“通了，民水民电！”

姬发从厨房门探出半个头来，“晚饭想吃什么？”

殷郊在扒拉一堆缠绕在一起的电线，“没什么特别想的，就想吃肉，久没回家了，不想吃辣。”

“那给你做臊子面？我挺拿手的，多给你放臊子，少给你放辣，葱不要吧。”

“不要——等等。”殷郊这才反应过来，“你给我做饭？”

姬发只露个背影，听起来相当镇定，“嗯，晚上我回文焕那边拿我的生活用品过来，沙发我等会儿来收拾吧，我睡。”

殷郊愣了两秒：“不是、等……为什么？”他好似意识到这话问得很有些没礼貌，于是换了个问法：“怎么突然要住下来？我很欢迎的，就是不会影响你工作和个人生活吗？”

厨房传来一阵排气扇和灶开关的声音，“目前看来你家最多的就是一些不成形鬼气和扰人小鬼，你又说听到的小儿笑声在晚上。”姬发转出门，“我不住一晚，怎么知道晚上出点什么事情？怎么给你解决斩鬼问题？”

殷郊觉得这一番话说得非常之正确，但总觉得好像又有哪里不对，但姬发摆着一张毫无波动的凛然俊秀面孔，叫小年轻一时间说不出别的话来，他点了点头，算是默认，注视着姬发一路出来又背上放在餐桌上的包裹，开门换鞋。

那背影在门口站了会儿：“……你们这附近最近菜市场在哪儿？”

刚从道馆回来的打工人无辜地眨了眨眼。

殷郊在屋里收拾到了傍晚，好歹是把屋子整理出了个能住的样子，他东西本来也不多，道馆没什么能带回来的，昆仑苦寒，物资也紧张，于是带回来最大的土特产是一脸被风刮出来的细小纹路和自己用得破口的搪瓷杯，最后殷郊发现洗漱用品没够，便准备起身出门。

门刚打开就迎面撞上回来的姬发，此人两手一边一提大号购物袋食材，背上还背了个登山包，俊气锐利的斩鬼人瞬间退化成一持家主妇，对着殷郊晃了晃手中袋子：“别出去了，我买了。”

“啊？”

“洗漱用品，之前看你收东西就估着不够了，我还买了三天的食材，我看你刚回来工作还没着落的样子，腿又坏了，得在家里备点吃的吧。”

殷郊愣愣巴巴：“啊、谢、谢谢……”

姬发很淡然收下道谢，挤进屋子开始准备食物，挂面取出来码在案板上，拿着菜刀开始哧哧切肉，一块肥硕的梅花肉，摔打几下被熟练切成大块、小块，姬发衬衣扎进裤腰，勾出他劲瘦腰线，这景象相当养眼，唯一问题是——殷郊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感到一阵手足无

措——这里是我家吧？

“姬发——呃、我现在干什么？”

“等着吃面。”姬发头也不回，“或者你随便干什么，休息会儿腿，看好我的东西，别乱动。”

殷郊于是蹲在茶几旁边观察姬发留着的包裹。原本还以为是普普通通的黑布，细看上面印满银色的饕餮鬼纹，用寸宽的金绸扎了三道，一点看不见里头的东西。殷郊想了想之前在店里的场景，好奇上手摸了摸布料，流水般从他指尖划过去，包裹被挑开一角，只惊鸿见过一瞬的剑露出半只握柄和一段剑身，没有剑鞘，凿凿剑光映出殷郊小半脸庞。他正要探手去盖上布料，铁剑却忽然凶狠震颤起来，剑光似哀鸣锐闪而过，猛地直冲殷郊而来，他手一颤，剑摔到地上，那阵哀鸣也瞬间消失了。

“怎么了？”姬发声音从厨房里来，殷郊心有余悸地愣了下，“没事。”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撒谎，“不小心碰倒了你的剑……”

姬发叹气，听起来无奈更大于气恼：“都说了别乱动了。”

“抱歉……”

殷郊立刻把剑收拾放回桌上，这次没再出现鸣响，他又蹲了一会儿，觉得没事可做，于是进了厨房。

“姬发，我能问个问题吗？”

“嗯。”

“那剑是什么啊？”

姬发放下了手里的碗，开始往臊子里加醋。

“鬼侯。”

“啊？”

“剑的名字。”他说，“我是岐山人，小时候走失，差点被怨鬼吃了，这把剑突然出现救了我，之后就跟我一同了。”

在唯物主义思想下长大的非常不唯物主义的见鬼客户殷郊思考了一会儿：“真没听说过剑能救人的。”

“我也没听过，我是斩鬼人，阴阳眼可见鬼，却看不清这把剑的本相，姜文焕说这是上古记载中斩断天人鬼三道的鬼兵，也不知道为什么跑到我手里。”

殷郊非常捧场：“真厉害啊。”

姬发哼哧两声，掩饰自己受用，把面下锅，又煮了忘忧草和木耳豆腐，另一边摆出两个碗拌臊子，殷郊闻着香，舌上馋，姬发瞥见他眨巴眼睛模样，笑了笑盛了勺臊子和黄花递他嘴边。

“馋。”

殷郊顺嘴吃了，酸甜咸勾得人唇齿生津，眼睛就亮，姬发却收回了手，“待会儿再吃了，面马上好。”

于是殷郊就蹲在灶台边，眼巴巴望着姬发往碗里夹面。他等了一会儿，突然问：“姬发，斩

鬼人是什么日子？”

他问了才觉得有点冒犯，连忙补充，“不想说也不用说，抱歉，是我冒犯。”

“三千年前，周天子开榜封神，此后人间千年，神魔归隐，三毒徘徊化为此世间万鬼，同生斩鬼人。”姬发很平淡地说，给面上撒点油泼子，“我生下来就是孤儿，却身有残疾，心脉缺损，还天生阴阳眼，一只眼见鬼，一只眼见人，平凡人家容不得我，自然而然做了这行当了。”

殷郊眨眨眼，面上表情即刻柔和下去，很有点愧疚：“你吃苦了。”

姬发拿筷子的手顿了一下，他没有对本心的不甘，只是，只是。不是没人说过这样的话，可从这人嘴里说出来，却叫他忽然酸涩着心坎。心口蔓延出细细密密的痛，他没忍住又咳嗽起来，殷郊一惊，大掌这次落到他后背，笨拙地给他顺气，很暖和的手，从后心给他注入安定，姬发想了想，没有再抗拒这手。

“不过最多也就是一些人情难缠，三毒难清。”他有些无奈地想，“人人皆有贪嗔痴之物，我能斩鬼，却斩不断情念。”

他意识到自己好像有些说得太多，于是转身去把面端出来，让那阵子烟雾把自己面上表情遮了个干净。

3

殷郊在道馆干活儿，生活习惯已养得非常规律，两人挤在收拾好的茶几上一人半锅吃完臊子面又整理了一阵房间，给姬发铺了沙发，便已经过了十点，到了他上床时间。

殷郊站在姬发跟前，有点不好意思：“今天晚上……”

姬发摆手：“你放心去睡，万事有我。”

这话说得很有股胸有成竹之气，若非搭配上姬发面前一排开的药盒子还是很有可信度，他一边喝水一边吃药，殷郊数了数已经下去五颜六色七种不同的小药片。

姬发此前无论如何看起来都是常人模样，虽提及心脉有损，也最多只是咳嗽，殷郊这时候再打量这些药和他衣衫下露出小段削瘦手腕和青白血管，心里冒出延迟的愧疚来。

姬发注意到他神色，安抚道：“自带的，以前死不了，以后也死不了。”又一边吃了最后一颗，把沙发搭到腿上，脸一转闭上眼是不准备再搭理人的意思，殷郊还有点犹豫，却被被子下探出来鬼侯剑不怎么留情地戳了下还打着夹板的小腿，殷郊嗽一声，姬发闭着眼，脸上却带笑：“伤员就别想着照顾人了，你我半斤八两。”

殷郊脸上一热，这才回了房间睡下。

姬发没睡，围着被褥等到夜中，十二点过便起身在客厅东南角落点了只犀角，又等到一点刚过，便听到厨房方向悠悠传来笑声，果真是孩童的声音，并一些青石玉坠作响的轻巧声响，姬发坐起身，抹开鬼侯剑包裹，铁剑破空，夜色里映一丝剑光。

“我看得，躲在小鬼后面也没用。”

姬发淡然说，空气忽的扭曲，一小男娃从犀角烟雾中转身出来，不过五岁模样，穿一身青贝坠玉的白裙外袍，一瞧便是天潢贵胄的打扮，微妙有点眼熟，长发成髻旋在身后，手里提着瑶琴，模样乖巧讨喜，赤脚走到姬发面前，很自然朝他摊手：“您愿意来我家里玩

吗？”

姬发问：“你是谁？”

小娃摇头：“我没名字。”

“你在殷郊这里闹什么？”

小娃有点疑惑：“我没有闹，我只是出来玩。”

“你吵得他睡不好。”

“他身边全是鬼气，我吃一点对他没坏处。”

姬发笑了笑，手里鬼侯剑却没放下，他把手搭在小孩掌心，冰凉刺骨，“我同你去。”

“这剑不能带的。”

“那我就现在斩了你。”

鬼侯落进掌中，小孩漂亮的脸蛋上被划出一条血缝，他惶恐地看着姬发在夜色里的阴冷神色，鬼侯被架到他脖子上。

“你、你——你好坏！”小娃委屈起来，“你带着去就是了！”

他捂着脸，一把赌气地扯姬发的手腕，把人狠狠往怀中一揽，姬发只觉得天地一阵飞旋，脚底踩空，他勉强抓着小娃冷冰冰的手，再落地时人已站在一片古井无波的碧海之上，四下空无一物，唯有海中心立一座半塌的阁楼，雕梁画栋却残败不堪，楼中伏一只鸟身虎首的兽，羽毛懒洋洋扑打水面。

姬发打量四周，刚才那小娃已经一路进了阁楼，扑到那奇兽身上：“起来啦起来，来客人了！”

那怪物甩了甩肖似龙尾的尾巴：“我没睡。”

转过身来，与姬发对视。额间睁开一只青棕色竖眼。

“你来了。”怪物似乎毫不惊讶姬发的到来，尾巴温柔地把趴在他身上的小孩拂去一旁，小娃有点惊讶，抱着怀里的瑶琴躲进他羽毛底下。

姬发问：“我们认识？”

“算不上，你不认识我，我对你——也不知道算不算你相当熟悉。你知道我是什么吧，斩鬼人。”

鬼侯剑尖儿朝那支眼，“周有一子，后母谗言而被亲生父亲所杀，死后化鸟，生虎首，开天眼，食梦，名伯奇，为煞。”

“你为什么会在殷郊的身上？”

伯奇嗓里发出低沉笑声，摇动羽毛转了个身，“你既知我是什么，还要问我在这里做什么？”

“殷郊没有神志不清的现象，身边鬼气环绕，但他意识记忆都完好，也没有梦中僵住的情况——但你在这里，除非你什么都不吃，但什么都不吃又为何平白附一凡人身？”

姬发看一眼那白衣小娃，绷紧手臂：“为了他？”

剑尖儿转向那小孩，后者瑟缩着往伯奇羽毛下藏更深，奇兽笑出声，懒洋洋扬起一边翅膀，“嚯，不愧是你，脑子转得快得慌，不如你自己瞧瞧。”

铺天盖地羽毛席卷而来，姬发甩出一道符咒举剑欲劈，但无数纷白羽毛径直穿过了他，其中一片落他心脏，他狠狠一颤。

高楼欲塌。

空气滚烫凝实，滚刀一样要切开他皮肤，他只觉得呼吸间都是痛，双臂皆断，左手掌心包裹着什么，右手死死握住一把长剑。

他仰头看向天空，暖阁层层纱幕在风雷之间狂舞，空中紫黑煞气凝结出一模糊人形。

“殷寿——！”

他声音嘶哑，嘴里全是血腥味道：“拿命来！！”

身体已经在崩溃边缘，浑身没有一处皮肉不痛，被刀刮被枪插被削掉几块肉断掉几块骨，却都不如心口。痛得他要崩溃，要哭，可连泪都已经被烧干。

黑气从人形手中向他扑来，他断了手，已经挥不动剑，只勉强抬起，身后便爆发出一阵猛烈的金红鸾光，黑气如同撞上铁壁应声而碎，散逸的哀嚎声一丝一缕被剑光掐碎，金光逐渐蔓延他双手，包裹他整个身体，他晃了两下，露出个很温柔的笑来，“好，我站得住。”

有人从身后握住他剑，温热的手掌包裹住他断骨，痛便减弱几分。他直起身，自高楼最顶端一跃而出，像他当年从城墙之上一跃而至白马后背。他冲进那团黑气里，哀叫和怨痛几乎钻破耳膜，但没有一丝近他身体，统统被身后的金影撕了个粉碎。他拧起一个痛快又惨烈的笑，一把掐住那团在鬼气中勉强成型的人影：“我来杀你，我陪他来杀你！”

长剑刺入黑气中央，他曾经主帅的面容扭曲着哀叫着挣扎又收缩，狐狸的嘶吼伴随鬼气冲他面门，金光寸寸替他挡住，鲜血狂乱从人形中涌出，变作死前最后一搏冲向他，金光涌动，又是那双手抓住他，把他猛地推出怨气中心，他如坠鸟而落，沉沉望着空中的怨气挣扎着在金光中消散。

下落。

下落——

高楼已塌，乌云散去。天色朗朗，他好像很多很多年没见过这样的阳光和光景，不对，也是有的，那时候西岐的麦田还没有彻底荒败，他还能在秋天和他一同策马扬鞭。

他合上眼，把长剑拢在胸前。

坠落。

姬发猛地从沙发上直起身。

他愣了足足十秒，才确认自己现在还在殷郊家沙发上，窗口透出一丝将透未透的天光，房间东南角的犀角只剩下一半，烟已熄灭，屋内陈设毫无改变，连鬼气也安静躺在镇纸下面扭动。他想爬起来，手脚却有点软，一幅久睡后导致僵硬的形态，他张了张嘴，一出口就

是控制不住的咳嗽。

他立刻翻身下沙发，试图远离卧室，但嗓子一阵凶且急的痛痒，胸口也一股闷痛，咳嗽声压不住，手里呕出一滩血。卧室门被猛地推开了，殷郊紧张地在背后喊：“姬发？”

“没、没事。”他声音沙哑，抹了嘴唇的血，掌心一滩没法儿藏，于是转身把手背到衣服后面去，“你昨晚还好？”

“我睡得很好……很久没睡这么好了。”

“那就好。”他面无表情地点头，拿起鬼侯剑，“昨晚我见你屋里有点怪动静，不过不必担心，已经解决，我回店里一趟，下午再过来，镇纸在屋里，小鬼小怪不会动你，今天你吃饭，不用等我。”

他转身开门，要走，殷郊却长腿一迈直接闪到他眼前，往他掌心塞了张纸巾。

“你……嘴角血没擦干净。”他眼皮垂下，张了张嘴又合上，露出踌躇模样，“我等会儿给你煮个莲子枸杞汤，你回来喝，注意身体。”

他抽走手指，拖着腿回房间，姬发没忍住勾了勾留有余温的空气。

他赶回龙女街上的店里时候刚过了早上九点，店门还没开，但没上锁，里头已经是有人了。

他不客气把门推开，弄出很大声响，姜文焕正举着个豆浆机扭着腰给茶几上碗里倒豆浆，旁边买了一袋子油条包子和粥，姬发眼珠子再转半圈，发现茶几上正坐着个年轻人，清秀到漂亮的脸，穿着宽大兜帽卫衣和阔腿裤，缩在店里乱糟糟沙发里显得像个未成年。

“我大爷——姬发你进屋能不能敲门？我要是上个锁你他妈是不是得把我锁直接拆了？！”

姜文焕恼火地抱怨，姬发直接无视了他朝沙发上人打招呼：“顺子，早。”

鄂顺也点点头，“姬发，早饭吃了没？”

“没。”

“你特么来蹭我吃的是吧！”

姬发再次无视了姜文焕，没说话，一溜过去坐到鄂顺给他腾出的位置上，一部分原因是他脑子乱不想回答姜文焕这些个没营养的屁话，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他现在喉头还腥着，再一口气又得吐血出来。

鄂顺动了动鼻子，他向来对气味儿敏感，脸色猛地变了，“文焕，快拿药来！”

姜文焕明白过来，麻利地把豆浆机往桌上丢了就去柜台掏药瓶子，姬发闻着包子味儿压不住咳嗽了，捂着嘴喷出一口血，咳得惊天动地血花四溅，一滴掉进面前空碗，留一道粘稠痕迹，鄂顺紧张抓扯纸巾给他擦脸，姜文焕冲过来一把药塞他嘴里，直接热豆浆给他顺下去，姬发捂着嘴又咳了半天才消停，手背抹血沫子：“我他妈喉管都要被你豆浆烫烂。”

“我救了你一命就开始跟我贫了是吧？还想蹭吃蹭喝你哪儿来这么大脸。”

姜文焕见他这样就知道是没事了，翻了个白眼把他咳血的碗换了，鄂顺笑了笑，给姬发拆了粥：“来，姬发你喝点粥吧，今早文焕在街头敖家铺子买的瘦肉粥。”

姬发倒过谢，也不拘礼。喝了粥，嗓子里腥气下去不少。

姜文焕在他俩面前坐下来：“说吧，昨晚出什么事儿了，你久没像今儿这样吐血了。”

“你倒是聪明。”姬发白他一眼，神色严肃起来，“他家里鬼气极重，却不按八卦路子来，鬼气把他当中宫，全往他身上去，但是怪的是家里没有大鬼，只有鬼气，不成型，最多扰他，却不至于害他性命。你的镇纸往那儿一放就直接给压干净了。”

姜文焕脑门冒出青筋：“我特么那件儿后宋的玉朱砂镇纸是被你丫薅走的？”

姬发理直气壮和他对视。

鄂顺连忙扯回话题：“但是文焕说他来那日身上被地羊钻了空，从外头来的？出门这么短时间就被上身了？”

姬发喝了口粥：“我猜是因为他身上附了只伯奇。”

空气安静了一会儿。

姜文焕一把抓住了姬发衣领；“伯奇？！那个周祭的十二煞之一？鸟样的那只？”

“是，”姬发淡定说，“有这种大煞在身，吸引鬼气也不意外，只是他身上又干净得出奇了点，殷郊毫无乱梦和思绪混乱的问题，鬼气几乎把他淹了，但碰到这人身上时候却一点也没有，牵他手干净得堪比岁年九耀日出生的小孩。”

鄂顺：“伯奇护食？”

“有这个可能，大煞禁止其他小鬼抢他食物，但是怎么又会让地羊上了身？”

“可能是白日不受控……”

“姬、发！你怎么知道那是伯奇的？你见着了？它怎么你了！”姜文焕压着怒扯回话题，“你因为这个吐血的？”

“是，有一白衣拿琴小儿跟在他身边，夜间现身，召我入梦去。”

“那特么——是傒囊！跟过去回了他住处就会死！”你还跟着去了？！”姜文焕脑门青筋狂爆，“伯奇食梦造幻境，人入其中不得归只会被困死，你——你看到什么了？你梦到什么了？”

“文焕。”鄂顺轻声打断他，神色温和，“姬发经不起你再掐他了。”

姜文焕一愣，似乎意识到自己激动。于是把姬发放回沙发上，他喘了两声，“梦见我持鬼侯除煞。”

“是你之前的活儿？”鄂顺问，“想用过去之事困死你？”

姬发摇了摇头，捻起茶杯给自己倒了杯清茶，水光里反射他一只眼，足够见鬼的阴阳眼。

“我在火中斩杀鬼煞，浑身伤痕累累一副半死模样，高阁将塌，烈火冲天，鬼候有鸟鸣鸾光，另有一人——一物，同我一起除鬼。”

姬发扫视二人，毫不意外看到姜文焕眼中的惊讶。

“然后我醒过来就开始吐血，心肺很久没这么痛了。”

“岂止吐血——伯奇一梦是会把人困死的！你本就是心思重又忧虑的人，心脉脆弱，被一乱梦扰乱心神走不出去摆明了要害死你！”姜文焕一脸崩溃，“还你在火中斩鬼，你知道那梦里是谁吗就觉得是你？你知道伯奇给弄出些什么人鬼梦境吗？那可是周雉十二大煞之首，还好心给你找点记忆？”

“你说得对。”姬发抬起眼皮，悠悠一眼堵住了姜文焕嘴，“周祭十二大煞之首，这样强的煞，怎么会附在殷郊身上？”

他又抽出身后的鬼侯剑来，将包裹摊平在腿间，梦中燃烧的高阁和似鸟的鸾光又影影绰绰浮现他眼前。鬼侯在他掌中安静与他对视，他眼皮抬起凝视姜文焕：“文焕，我今天来为了两件事，一是找你拿些药，我最近心肺糟糕得反常，二是伯奇拉我入梦之事，我记得你跟我讲过鬼侯是古时斩鬼破三道的鬼兵，若伯奇拿这和我做文章倒也不是不可能——”

姜文焕怔怔看他，鄂顺也流露出奇怪神色，他抱住鬼侯的时候，高楼坍塌的时候，火海之中，阁楼中央还有另一人捏着断弓仰望着他。

“可你的脸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梦里？”

4

他赶回殷郊住处的时候已近傍晚，手里比白日多出一瓶子药，又买了写吃食，从鄂顺喜欢的敖家铺子给殷郊带了些桂花糕，快到中秋，街上已多了些月饼摊子，月亮也在昏色里露出点轮廓来。

他上了楼，空荡荡的走廊回荡他脚步声，身旁安静得很，一只全身漆黑的小雀儿扑棱翅膀落到他身旁栏杆上，姬发忽然意识到他听不到自己的呼吸声。

“符……符……”

絮语声低低响起，在狭长空间内盘绕他身旁，似哭似渴，姬发朝声音源头赶去，殷郊家大门前蔓延一滩漆黑泥泞玩意儿，薄，细，像是煮沸的油锅扑腾起泡，慢慢包裹殷郊房门，细小的触肢已经探进房门缝隙。发现姬发到来，一瞬间那摊泥巴“转”过身来，上千只密密麻麻的眼珠嵌在泥里，盯住姬发的方向。

姬发手中已然掐出一道雷符，猛地甩向泥巴。

电光炸响，泥巴扭动着哀叫，却不肯离开房门，反而化出几根触肢朝姬发袭来，“无声多眼……感鬼的半成品？”他皱眉喃喃，脚步却加快，鬼侯应声落他掌心，利刃出窍，迸发出一阵尖锐的鸟鸣，鸾光震动，一只形状模糊的鸟儿在他身后张开双翅，随剑气一把扫去，门上眼珠挣扎着扭动，被一刀切碎。

姬发震惊地望着手中剑，鬼侯从没出现过鸟鸣鸟形。

这困惑只闪了一秒，他猛地推开门，发现感鬼已经蔓延进了屋子，地面爬满黑泥，卧室传来咚咚声响。

殷郊。

他脑子像是断了一瞬，血腥气又漫上喉头，他闯进屋子，正要挥剑，却看见殷郊举着他放在屋里的镇纸砸烂了地上最后一双泥巴里的眼珠子。

血喷溅出来，沾上殷郊的小腿，他这才发现愣在门口的姬发，抬手抹了下巴，上面沾了感鬼的漆黑泥泞，眼神却额外坦然。

“姬发？”殷郊露出点惊喜来，“你回来了？”又立刻变为担忧，“你没事吧？身体还好吗？那些怪东西没缠上你吧？没受伤吧？”

“我……没事。”姬发磕了一下，“你怎么……”

殷郊把手上镇纸擦了擦，“今天煮莲子枸杞汤的时候那玩意儿突然冒出来了，对我喊什么符的，听不明白，我想起你说镇纸能除鬼，就直接拿来用了。”

他把镇纸擦干净了，还给姬发，“对不起，弄得有点脏，让你看到这么不好看的场面了。”

姬发想张了张嘴，说我工作就是见这种场面的，但又微妙觉得殷郊是把他当做个弱柳扶风的对象照顾着，心头也没那么难受。

好吧，大煞在他身上。他想着，掐了张火符，甩在地上把感鬼剩下的泥烧了个干净。

“啊！对了，我煮的汤！”殷郊猛一拍手，急匆匆进了厨房，给姬发端出一碗煲好的汤来，瓷白小碗坠了透明的银耳，点嫩红枸杞，味道清甜，压他身上不舒服许多。

“我在道馆师傅那里学的，好喝吧。”

“我可能还要在你家里留几天，殷郊。”姬发喝着汤，轻声说，“你身上的东西，我今天去和文焕谈了谈，有了点眉目，只是具体要怎么处理，我还需要再多一点时间……”

“没事没事，你随便待在这里都好。”殷郊也捧着汤对他笑，姬发心头一动，却不知道蔓延而上的究竟是什么感觉。

他夜中又点了犀角，那小童不到十二点便又出现在房中，这次他却显得怯了些，抱着琴遮着自己半张脸，像是生怕姬发上来斩了他。

姬发望着他紧张，问：“你喜欢弹琴？”

小孩不理他。

“给它弹的？伯奇这么缺你琴音，要护着你这个小傒囊？”

小孩瞪他，非常粗暴扯姬发手，又一阵天旋地转，姬发栽倒在伯奇身前，小孩登登抱着琴跑到伯奇羽毛下面，开始赌气般演奏起来，技巧尚有生涩，琴音却已有模有样。

“你回来了。”

伯奇和上次比换了个姿势，翅膀摊开铺满地，懒洋洋对姬发打招呼，后者走进楼阁中，打量四周模样，上次未曾看清，廊上盘绕饕餮螭龙白虎，阁中天顶有一玄鸟振翅，姬发问：“你为什么附殷郊的身？”

伯奇有点惊讶，“我以为你该猜出点东西了。”

姬发点头，“有些猜想，但不够多。天下不是所有人都误打误撞名叫姬发。”

他“我与文焕聊过，十二煞如今为鬼，三千年前却有别称，大周祭雉请煞是为食恶，守命，伯奇食噩梦，食恶执，本是镇压恶梦的煞兽，甚至是同天灵性的瑞兽，我本以为殷郊浑身鬼气却不受影响是大煞护食，可你却不吃他梦境，不扰他，还护着他身上另一只小傒囊。你留在这里为什么，我不明白，但我想你愿意给我答案，才会让我入你梦来。”

“不愧是姬发，一如既往的聪明。”

伯奇呵呵笑，这次主动摘下胸口一根羽毛，手指轻点，融进姬发眉心。

周祭大礼，万人朝拜，巫族狂舞请神，拜牛羊猪禽各类牺牲三千，请神台高台点燃八方烽火，王佩玉冠琉璃，着金红衮服，坠青石绞金登台，十二煞应天命而来，最前一鸟身三眼虎首之兽降王身前，王行礼。

“天子不必于我们行礼。”伯奇开口，“天下共主，是为天之信使，我等自全力相助。”

王笑：“行此礼为请命，诸位应天命而来，发感念，求庇佑大周百年国运。”

煞兽还礼，绕请神台舞一周，凤鸟妇与兽共舞，最终停于台前，王探手，手中猩红点点，忽然五指成爪，在虚空中一抓，四下凭空窜出无数猩红铁链，将十二煞兽缠得严严实实。

台下一时间哗然，伯奇天眼圆瞪：“武王，你要做什么！”

“莫挣扎了，诸位，我已用我血下了困阵，非仙人逃不出。”

王收起笑，神色平淡却发冷，他不看伯奇，反身捧出一把长剑，那使万鬼不敢来近，人神鬼皆惧的鬼兵鬼候，王捧鬼候来到台位前，台下众人骚动，天边也忽然雷动云压，犹如商王天谴。

“我有一事须得各位相助。”

王仿若未闻，从大袖中取出一杯子，里头灌满粘稠液体，猩红，是血。

“我真是……有点嫉妒啊。文焕。”王低声喃喃，“这全天下唯一一个还与他流相同血的人，是你。”

台下群臣混乱，煞兽挣扎怒号，仲父旦已要冲上神台：“兄长——兄长！不要！”

“可这也没什么了，带他回来的还是我的血，我的肉。”

王轻笑，天边雷动作响，乌云遮天蔽日，姜子牙已和仲父旦一同冲上神台：“殿下莫做傻事，天命拦你，做不得啊！”

“如今我还在乎这天命吗？天要我为王，我便为天下共主，天要我大周替他统治人间，我便为他做这周武王，而我要天把他还来，不过讨他一点利息。”王声音嘶哑，却快意淋漓，“尚父莫忧，他们还不敢让我现在就死了。”

王拉扯锁链，十二巨大煞兽被他像牵扯奶狗一样随意拉扯到台前，他拨开杯子将血滴在剑上，长剑此刻嗡嗡作响，竟像是要挣脱他掌心束缚。

“莫怕，莫怕。”他对剑温柔地说，竟像是在安慰情郎，“我不会让你痛的。”

王反手捏紧剑柄，将剑尖儿对准自己心脏。

“我以煞血为祭，以亲血为引，以天子血肉为基——”

王凝视天空中炸响雷鸣，乌云间隐隐绰绰可见巨大人影，天道的怒火化为狂风暴雨，几乎将请神台掀翻。吹翻王的旒冕，玉珠金丝全数坠地，可他笑得猖狂又凶狠，剥去他满身沉重繁复的华袍，他又变为那个亲杀纣王的少年将军，天不杀，他杀，天不做，他做。

他拧转手腕将鬼候送进自己心脏，唇齿涌出鲜血，天边雷动，一道天雷劈进麦田之中，可他竟笑得更高兴，天还杀不了他，他们还需要他这个天下共主。

“天命，把他还来给我！”他朝天道怒吼，露出曾斩鬼杀煞的血气，腰间一枚鱼符叮当坠地。

5

姬发猛然睁眼。

“他——我把你杀了？”

他凝视伯奇，“武王用你们做了什么？”

他又想了想，“那是什么？是武王的记忆吗？”

伯奇嗤了一声：“你哪里杀得了我，鬼候剑是斩三道不假，但我们这种煞兽不生不死，你一个凡人，就算是天子，又能奈我何？”

姬发不悦皱眉：“那你为什么要留在这里？”

他思考片刻：“殷郊是谁？”

伯奇挑眉：“你不就是为了他而来的吗？”

“那个殷郊，在武王故事里的殷郊。”

姬发冷静地说：“你被武王抓获用以祭祀某人，而如今你又附身殷郊身上，我只能猜测那个让武王如此痛苦的人是殷郊。”

“但此生之人与前尘并非同一者……那个殷郊是谁？和我的殷郊又有什么关系？”

“嚯，我的殷郊，你还真是情根深种，这才几日，已经喊得这么亲近。”伯奇很不屑地转头，不知不觉间那小童的琴音已经停止了，很怯地看着姬发。

“他是谁？”姬发步步上前，胸口似乎烧起火焰，这就是他心肺有损的原因吗？三千年前的他自己挖掉了心，流尽了血，用天子的命运去威胁上苍，去换一个人，可没有凡人金贵到会需要用煞兽的血去祭祀，或者一个神，他只求他回到他身边，即便三千年后他依旧为此受尽折磨，孤苦一生，颠沛流离。

他该恼火，或者生气，但并不，他想无穷无尽地流泪，想抠出自己的眼睛，疼，疼，心脏剧烈痛起来，像是又被插进一刀，可武王却笑得那样狂傲。

“他做了什么？”他嘶嘶质问伯奇，“姜文焕不肯告诉我，可他也在那栋阁楼中，而你知道，他做过什么？殷郊是他转世？还是他托生？我要怎么帮他？”

有火在他怀中烧着，那小童被吓得连连后退，伯奇面色忽然变了，仰头望去，亭台阁楼隆隆而震。

“你该走了。”

煞兽转身对姬发下逐客令，他丝毫不理会，反而提剑直冲而上，“他是谁——！”

姬发抓住伯奇的翅膀，浑身都发起寒战来，“他是谁！他是谁！武王成功了吗？他回来了吗？他——”

“你不知道吗？装瞎不敢认就算了——”

伯奇冷冷打断他，煞兽面容沉入阴影中，兽瞳中隐有讥笑之意，“你那双得来的阴阳眼是白长了吗？！”

“你知道阴阳眼是怎么来的吗？”

姜文焕靠着鄂顺坐下，给身侧青年倒了杯茶水，“千年前这眼被称之为鬼眼，或者神仙眼，人道不得见之物，只有剩下两道——仙人、恶鬼才可见。”

“那又如何？”

好友抬起眼皮，好像他只是个不理事的顽童。

“凡是平白生不出这样一双眼的。”

脚底海面忽然猛烈波动起来，那平静如镜面的水煮沸般涌上层层波澜，伯奇焦急打量四周：“撑不住了……”

张开双翅，把那小童从他翅翼下甩向姬发：“带他走！”

“什么？！”

“我不要走！”

小童在姬发怀里挣扎，“我走了你怎么办！殷郊怎么办！”

姬发惊疑望他，还没来得及发问，伯奇已立起身躯，常懒洋洋伏在地上的煞兽发出足颤天地的怒号，水面下汹涌咆哮的波浪与之对抗，姬发退开两步，发现水面下不知何时已经布满漆黑人形，密密麻麻拉长身体要冲破水面的阻碍，每一只都挣扎这发出哀嚎，身体被拉长成一道道细长触手，如刀寸寸割裂水面。

“煞兽归于天道，不生不死，没什么能杀了我。”伯奇盯住姬发，脸上挂上个笑，“我便再送你一礼物，也算圆满他愿。”

那只天眼猛然睁开，他只觉得眉心剧痛，灵台好似被贯穿，便被扬起的双翅一把掀飞。

烈火。

哪里都是火，肺都要被这温度灼伤，朝歌城破，万军围城，姬发带着姜文焕一路冲上摘星阁。顶层的暖阁内铺开层叠帷幔，在火光狂风之中乱舞，而房间中央背对着他们跪坐一人，白袍被风鼓动作响，手中捏一把铁黑长剑，滴滴鲜血从剑槽坠到地面。

姬发猛地刹住脚步，几乎把自己绊倒在地。

那人听到声响，默默转过头来，鸦黑长发在夜色中狂乱飞散，很快又转回自己怀中，姬发僵硬地看过去，他温柔地抚摸怀中人脸颊，像是在折下一朵花。

铁剑剑尖正插在怀中人的胸口。

“殷郊……？”

他声音干涩，连自己都吓了跳，恐怕是被火燎了嗓子，殷郊慢慢把剑从父亲的尸体里抽出来，淋漓血顺着两人身下的地面蛇缠到他面前。他追杀殷寿来此，盔甲崩裂，右手腕断，左手流血不止，仅靠姜文焕替他把剑绑死在断骨上才勉力继续杀敌，此刻浑身聚拢的气力都好似消失了，他往前跌走两步，双膝一软差点跪倒，姜文焕眼疾手快把他扶稳。

“你……”

“我杀了殷寿。”

殷郊轻声说，“我父亲死了。”

长久以来的目的似乎如此轻易地完成了，那搅乱天下的人皇如命定所言在他亲子手中化为尸骨，毫无生气地倒在自己的血里。但姬发仍然喘不上气，他怔怔掉泪，颤抖着手去碰殷郊的脸，本该是他双眼的地方只剩下两个血洞，把那张浓艳昳丽的脸撕得面目全非。

“痛不痛？”

他声音支离破碎，又急忙补充：“一定很痛，对不起，让你这么痛。”

殷郊握住他手，眷恋地把脸贴到他掌心，同样满是粘稠的血，他摸到姬发的断骨，“你也很痛，对不起，让你这么痛。”

“我不痛，我没有，真的，我没事的。你、殷寿死了，我们做完了，和我回去吧，我带你回西岐，我带你回家，”他语无伦次，眼泪汹涌而出，他以为他早就流完了世界上所有眼泪，“我不痛，这是我自己选的，我回去带你骑马，你带我也很好，我想和你一起。”

“我不要你带我，你该坐在我马背后。”

殷郊笑，本该是很温柔的表情，却被眼眶里的血破坏了，让他看上去像复生的野鬼。他捧起姬发的脸慢慢摸，摸他鼻梁和耳廓，摸他嘴唇，有一点厚，但笑起来的时候很俊美飞扬，像是他家乡被风吹过的麦浪，手指很温柔地拂过去。

天际忽的划破一阵雷鸣，阴云自天际滚滚铺开，姜文焕警惕上前，姬发抬头望去，楼外空中无故出现一团哀叫挣扎的黑气，疯狂涌动撕裂着自身，紫光环绕，似乎隐隐有什么东西要破壳而出。

姜文焕上前两步：“那是什么？！”

“那狐狸把她心魂给殷寿了。”殷郊却平静，他放开了姬发的脸，“轩辕坟千年大妖，血肉却拿去替凡人杀天命，倒是痴情。”

“什么……？”

殷郊为他解释：“师父曾教我，人神命格不同，但本出同源，妖鬼却由人间苦乐生魂化来，不归天人两道，因此虽有长生，却不入轮回。”

“殷寿身魂虽死于我剑下，那狐狸却把他神魂带走，用自己血魂灌进去——他现在便既非人、也非妖——人道天道妖道都捉他不得了。”

姜文焕嘶声道：“那怎么办？”

殷郊站起身，把姬发试图拽住他的手轻轻挪开，姬发忽然冒出一一种悚然的感觉，殷寿失去人魂的尸体从他身旁滚开，空洞双眼望着摘星楼顶飘扬的布绸。殷郊站起身，搂着鬼候剑，慢慢走到姜文焕旁边，姬发发现他走一步就会留下一个血脚印。

殷郊忽然笑了笑，“我以前问过师父为什么把我复活，他说因为姜师叔认定我是天下共主。

师父也偏爱我，我修行不多时日，却将百般法宝都赠我，像是生怕我死了。”漂亮的脸，瞎眼，笑得叫姬发浑身发冷，“可后来我问他天道之事，才知道修道人便是叩问天运，天道有行，往往会提前叫他们知道，你说，天尊叫师叔送下封神榜时又看到了什么？”

他越过姜文焕，站到阁楼栏杆前，那团在空中嘶吼咆哮的煞气隐约聚集出人的容貌，一时间是殷寿痛苦嘶吼的脸，一时间又是狐狸九尾挣扎的模样，他看不见，于是耸动鼻子嗅了嗅，挂壁两旁绸缎飞扬。

摘星阁从前其实是一座锻造坊，殷寿看中此地被火神庇护，于是推倒作坊，兴建高阁，却仍然留下了最大的一处锻造炉用作祭祀。此时殷郊默默垂头，朝向摘星阁最底端的巨鼎，正熊熊燃烧着火焰。那神情看上去似哭似笑，血代替眼泪替他哭，于是姬发本能地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从来是全世界最读得懂殷郊的人。

姬发猛地冲出去，半路却被姜文焕掐着腰截住，杀人的力道，他喘不上气，喉咙里吐出两声脆弱的哀鸣。

姬发怒视姜文焕，挣扎间眼泪涌出干涩眼眶。姜文焕不看他。

“别，殷郊……你别，我陪你，我陪你去，哪里我都同你一起去，我会帮你杀了殷寿，我们已经到了这一步，十万周军围城，朝歌已是强弩之末。”

他磕磕巴巴地祈求，恐惧地颤，发现血更多地从殷郊下身流出来，几乎是喷涌。从他双膝到脚踝，到碎裂的衣裳，到地板，最后汇成蜿蜒的红绸，流到姬发手上。那么多血，比姬发的泪更多。一个人怎么会流这么多血？

姬发挣扎着呜咽起来，姜文焕掰开随身弓弦，死死拉弓勒住姬发脖颈，像是困住一只挣扎野马。

他慢慢摸鬼侯剑，一把来自东鲁的煞剑，歃血有灵，足以断运破天。上面细细密密的纹路，殷商玄鸟、东鲁螭鲤、张口的巫鬼，这把剑陪伴姬发的日子已经比陪伴他的日子更久了。

“我姓殷，是这大商唯一的皇子。我父不仁，我愧于民，周为天运，却非我命，我不得愿，亦不得阻你……周天子。朝歌已成强弩之末……”他喃喃，“可这是曾是我的家。”

他将鬼侯珍重地横放在膝上，姬发仰视他，像是从前仰视他爬到姜王后的海棠树上，殷郊嘴角噙着笑，血从他空荡的眼眶流下来。

“文王曾说，殷寿必亡血亲之手，如今他已被那狐妖心头血炼化为妖，生死有界，凡人不得跨越，但唯有血脉生死轮缠不消。天下共主不难找，要杀死殷寿的人却难找。现在只有我——只有我与他共有这一身罪血。”

姜文焕的弓弦是牛筋，烤过又上了桐花油，十足韧性把姬发脖子磨出血痕，周天子挣扎不得，嗓子几乎开裂：“不要。我不想听，你不要说，不要对我说。”

他浑身颤抖，嘶嘶哀求：“求求你，文焕，放开我，放开我……”

手脚乱抓，地面被他抠出猩红爪印，他痛苦得快要死掉，但他没有那个好运。

“我要说。”殷郊讲，声音又温柔又轻快，像是天下最可人的情郎。“我是唯一一个能为你做这件事的人，一把足斩三道的鬼兵，我能让殷寿身死魂消，我能圆满你我的天命，我可以为你带来此后所有你想要的胜利。其他的我再做不了了，我也没办法了，所有办法我都用尽了，没办法。只有这把剑，只有你……姬发，姬发。”

“我真不舍得你。”

“我知道你肯定会痛，你一哭，我肯定不忍心了，但我把我眼睛挖了，我看不到你，也看不到父亲的死相，更看不到天命。看不到最好，看不到我就不会再舍不得。可是我还是对不起你，我想我还是该给你留些什么，可我什么也没有了，”他想了想，从怀里拿出什么东西，慢慢放到地上，又慢慢站起来，他握住鬼候剑，血渗进去，剑也似乎兴奋地震动，他没笑了，歪头看很遥远的地方，越过朝歌和西岐，“我把我这双眼睛留给你，我以前没看见的，以后看不到的，都留给你看。”

说完，他便利落地纵身一跃，沾血白袍卷过他翻扬黑发，一把被生死折磨透的断骨残肢体断鸟似的坠下阁楼，姬发口中爆发出极凄惨的哭喊，却被姜文焕死死摁倒在原地。

他没看到殷郊下坠的身影，只听到割裂空气的声响，白袍在风中发出肖似鸟儿振翅的声音，等他甩开姜文焕奔到栏杆旁，只看到楼底的巨鼎迸发出一阵血似的鸾光，鸟鸣朗朗破火而出，玄鸟的虚影在姬发身前展开双翅，天空中的妖物发出更惨烈的呻吟，竟被那鸾光逼得退缩，鬼候剑从鼎中缓缓升起，身镀金光，如天兵降落掉进姬发掌心。

他几乎茫然地接过，鬼侯在他掌心散发着柔和的温度，殷郊的手也是这样的温度。

殷郊的眼睛慢慢滚到他手边，他过了一会儿才像是反应过来，和那双沾着血的漆黑眼珠互相看了会儿，又很慢把他们捡起来，死死将鬼候剑拥入怀中。姜文焕拾起地上长弓，等着他，听他慢慢地发出哀叫，虚弱透了，再没有之前的悲苦和狂怒，只是焮着痛，脆弱地、好似幼猫奶狗的叫唤。叫了一声又一声，断断续续。

待他再抬头，声音已沙哑透。

“我陪你去杀了他。”

6

他仍在房间里。

漆黑一片，还是夜中，犀角还在燃烧，他深深呼吸，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

没办法喘息，好像又死了一回，死也或许没有这痛。手颤抖着去摸鬼侯，冰冷的剑身应他触碰发出微弱的暖意，又摸到自己眼眶，用了点力气，感觉不到痛，想把它扯出来。

的确是仙人送他的眼睛，三千年，轮回了多少次？原来一直有人陪在他身边看着，他以为自己孤苦无依的时候，总有一双眼看着他。

眼眶见血了，另一只小手握上来，很紧张：“你做什么！要瞎的啊！”

那小傒囊又急又惊，发髻披散开来，姬发盯着他的脸，忽然叹了口气，笑了。任由眼眶流着血摸他头发。

卧室门被推开，殷郊醒了，还穿着体恤赤脚站在门边，关切地看着他：“姬发？怎么了？我听到小孩声音……”

他看到那傒囊，眼睛瞪大了。

姬发看着他，喉头滚动，一步子迈上去把人拥在怀中，死紧的力道，好似要把面前人的皮囊融进自己骨血里。

“怎么了？呃、姬发，你怎么了？这小孩是鬼吗？他对你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吗？没受伤吧？你眼睛怎么流血了！怎么回事！”

“我没事，我一点事没有。”他止住殷郊动作，很深很深地看他，对他笑，眼里全是眷恋，手里捧着鬼侯，挤在两人身体间，他发抖，对殷郊说：“可我这辈子还没亲眼见过他呢。”

剑身从殷郊后心穿过去，开出一个血洞，殷郊神情还凝固在担忧上，嘴里吐出一滩血，越来越多，姬发拔出鬼侯，第二刀要扎下去，殷郊的表情迅速崩裂。

昝丽的脸像金纸一样发皱，坍塌，皮肉飞速折叠成撕裂的破布，胸膛流血的地方涌出漆黑细长人形，一条条哀嚎着变作触手缠上姬发身体，鬼侯利落闪过烈光，黑色触手寸寸断裂。

“你碰到鬼侯剑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不是人。可我的眼睛没看出来，许是因为伯奇留在你身体里，或许是因为你也不是鬼，我的眼只能见此二道之物，其余同常人无异。”

姬发声音冷厉，把小童护在身后，那团原本是殷郊东西嘶吼着扭动，从一团尚还成型的人影扩张生长，下腹伸出四肢和兽面，脸孔上镶嵌着三张不同哀嚎的人面，张口吐出猩红长舌。

“怎么会……”小童抱琴躲在角落，姬发淡淡道：“死物得契机便化灵，灵长成可为道为仙为妖——”

他抱起小童，闪身避开席卷而来的触肢，上头沾染黑气侵蚀他衣角，姬发砍断他脸上一面，黑血喷涌而出。

“——抑或为鬼为煞。”

“需要伯奇压制千年，还吃光了它的神力，已是这样强一只怨鬼，也难怪吸引只换人腿脚的地羊和缺了耳舌的觉鬼上身，连残鬼也吃。”

姬发把孩童藏在门边，一手执剑一手捏符，手中炸开凛冽雷光，环绕他身，他咳嗽两身，唇角冒出血花，一双烧起怒火的眼，面容竟然又像那位帝王降世。

“你怎么敢用殷郊的壳子，吃了多少人？！”

金銮大殿，万凤鸟纹之下，姜文焕缓步而入。

周天子未着皇袍贵衣，只一身短衫半袖，头上扎一只凤鸟木簪，他转身来迎，瞬息间让姜文焕以为回到了十年前。乌发朱唇的小小少年郎，而天子朝他一笑，露出半面阴翳的脸，他便从那梦里醒过来。

“殿下。”姜文焕在姬发五步远的距离拱手而拜，“召臣所谓何事？”

“今日就莫这么叫我了，文焕，这天下只有你还能叫我一声名字了。”

他目光很远，越过了姜文焕，“姬发。”他改了称呼，又沉默片刻，把头更深埋进手臂

“三月前我东鲁五名重臣受召入镐京做事，本应十日后归我封土，如今三月已过，迟迟不归，我已派人来信三次，次次缘由皆是王命难违。你我恐怕是现在世上伴彼此身旁最久的人，所以不必用这种方式要挟我。”

他直接问：“姬发，你要我做什么？”

姬发看他一会儿，忽然朗声笑起来，伏到姜文焕身边，姿态亲昵好似当年那个少年，他今日活泼得很，活泼得像是姬发，姜文焕不知道该感到不安还是欣慰，武王盖在姬发面上的壳子选择今天崩裂开。

“我强上了昆仑。”

姬发轻描淡写说，“三步一叩，额头膝盖碎了遍，山门前他们用仙法拦我，我使用鬼侯开路，真如殷郊所说，是神仙也要见血的鬼兵，没人拦得住我。我进了昆仑，找元始天尊，问为什么殷郊的名字不入封神榜，他们说因为他魂魄不归封神榜，而归鬼侯之中。”

“他用心魂为我铸剑，便永生不得再入轮回，”姬发扯出个讥讽的笑，“多可笑，我为所谓天命开榜，让那殷寿崇应彪登榜为仙，却唯有殷郊不入轮回，不入神位！我为开榜人，为天下共主——却善不得善终，恶不得恶报！”

姜文焕额间有汗，声音冷静：“你要做什么？”

“我要他位列仙班，享尽长生——我要他应得的，应有的，尽归于他。”武王声若龙怒，“他为我祭剑血魂归于此，那我就要为他塑身还他血肉。”

“你想如何做？”

姬发抬眼，笑得狡黠，“旦替我翻遍古籍，竟在朝歌旧址找到十二大煞传说，上古大煞食遍恶念恶愿恶梦，成天命之外不死不生之物，若以他们为祭，再用我血肉塑身——”

“你疯了！”姜文焕没忍住呵斥出声，“你为天下共主，竟想杀天道之外大煞？！整个大周都会为你陪葬，殷商前因在此，这才几年，你就又要惹出天谴吗！”

“不会的。”姬发眼中闪过一道戾色，“我为天下共主，我为天子，他们舍不得让我死。至少舍不得让我现在就这样死。天下百姓，还需要一个听从他们的帝王。”

姜文焕被他一言惊住，哽咽半晌。

“那你.....要我做什么。”

“天缘不可破，生死已成，我的血召不回他。即便是我的天子血也不行。”

姬发呵呵冷笑，声音发紧，“但唯有一物超过天缘，那就是血脉——他的血脉让他成了殷寿的殉葬品和送葬者，而全天下如今只有你与他共享一半母族的血，再没有别人了。”

他抬眼看姜文焕，后者恍然。他避开姬发目光。

“你不肯救他，你拦住我，你欠我的，文焕。”

“我不欠你。”

姜文焕毫无动摇，“你要他应得的尽归于他，可他只想要父母相伴，并非仙命。他吃够了苦，该放他走。别再折磨他。”

“你又知道什么是折磨？”姬发冷声说，“我十岁在哥哥弓上做手脚赢得去朝歌的机会，我以为我要建功立业，我以为我要为众生平天命，我以为我要做正确的事，成为贤明的王。”

“但贤明的王无法推翻一个王朝，只能为一个王朝殉葬——那就是殷郊。他死了，只给我剩下这双眼睛，除此之外，骨血全消，我连一捧灰都攒不住。”

“十年征战，死生师友，父兄所爱皆不可得，我以为这就是最痛了。但我知道我这一身王命不过天命所弄——”

姬发阴恻恻笑，牙齿咬得发战，“天子，天子，不过我为子，天为父。兜兜转转，何其可笑。”

他笑得那样疯狂，一瞬间姜文焕好似在他身上看到殷寿的幻影，或许他们每个人身上都留有一部分，但现在只剩下他和姬发，灭商之人身上也带着商的阴影。

“我不答应你也会做，对吧。”

“对。”姬发坦然，“我不要别的，我只要你一滴血。我知道我欠你，但我不在乎了。”

他看窗外，云和山都那样遥远。

“即便你会死，或要被天道折磨。”

“我欠了太多人，父亲，哥哥，西岐，他们都已经不在，天道本就折磨够我了，我也不在乎。你还记得最开始的时候吗？我对殷郊和你说，我要做大英雄，崇应彪在旁笑我，你在殷郊身后，没什么表情，我那时候就觉得你会永远这样沉默下去，但只有你会永远看下去。如今只剩下你、只剩下我——没有人再听我们说了。”

姬发忽然停下，沉默了很久，姜文焕以为他要就这样死去。

他忽然轻声问：“若是你能将鄂顺带回来呢？”

姜文焕也沉默。

他们并肩走过那样多的年岁，从稚童到青年，半生岁月已然流过，如今留下的只有东伯侯与周武王，握在他们掌中的成为天下，而不是剑、弓、或者当年人的双手。战场也遥远起来，家国变成一片无法跨越的河流。

“之后我不会再踏入镐京一步。”

姜文焕说，随即转身离去。

十五日后，一只盛着东伯侯血液的玉瓶被送到王面前。

7

怨鬼扑向他方向，三千年的大鬼，层层触肢撞在鬼侯剑上，斩断一层还有另一层，雷光劈开血肉，更多的便迅速补上伤口，层层叠叠，斩杀不尽。怨鬼本就是斩鬼之人处理起来最难的一种鬼，必由得前生执念滋生，如无法解开执念，便会吸收身旁一切层层托生，浑身也无弱点，只能强行斩杀。姬发此生遇到过怨鬼不过三次，两次排解，一次强杀，却没有一次面对这般疯狂的执念。

“……郊……郊……”

那声响不男不女，甚至不像人形，阴阴惨惨逼人发寒，姬发手臂上挨了两道口子，怨气侵入他身体，喉头冒出血来，但他退不得，小童就在他身后。

“它想要什么！”姬发朝小童厉声问，“伯奇三千年只为守你，你不是傒囊，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斩断两只触手，手脚被一把砍中，飞一道血线，怨气入体，他咳出血，心脏痛得危险，传来撕裂的痛。

“我、我不知道我是什么。”小童几乎要哭出来，“我只记得我要让他活着……我要让一个人活着！”

“谁！”姬发咳出血，甩出一道火符逼退怨鬼，鬼侯剑砍下他一只前臂，那断肢便猛地化作黑水融入地面，下一刻又从姬发侧身袭他，鬼侯及时格住，却震伤他心肺。

姜文焕给他带上的药已经被踩碎，他退无可退，整个房间都被蔓延的黑水逐渐包裹。

“我不知道，我不记得！我要、我要……”小童握紧手中瑶琴，姬发这时候才发现是五根琴弦，他嘴唇颤抖，“我要让母亲活着，我要让父亲活着……我要让……姬发活着……”

眼泪猛然涌出，止不住，他睁大眼看着姬发：“不对、不对……”他困惑地看着自己掌心，又困惑地看着姬发，“他对我说的不是这个，不是姬发……是……是……”

那怨鬼猛然出现在姬发身后，前肢扬起，手中怨气凝结成刃，直奔姬发后心，不成人形的口器里还断断续续道：“殷郊……活着……”

鬼侯中爆发出一阵清脆鸟鸣。

一只手握住姬发手臂，几乎从身后把他整个人包裹起来，朝他袭来的怨气像是撞上铁壁统统被粉碎，一瞬间尖叫和惨嚎混在一起，四周窗户被全部震碎，但姬发没有受到一点伤害，有人把他小心扶着，替他擦去脸颊上还在往下流淌的血。

“你……痛不痛？”

那人声音很轻，很心痛，也很愧疚地附过身，手指触碰到每个地方散去阴冷煞气。长发四散，被包裹在一层鸾光里，很漂亮的脸，笑得也很温柔。可姬发只知道落泪。

“你……你——”

他说不出话，声音全被泪水泡散了，掐碎了，他握住那人的手，喉咙里涌出血，他咳嗽得要命，面前人便慌张起来，连忙把他搂进怀中，掌心一阵暖融融的光融进他后心，他便没那么痛了。

“……你是真的吗？”他嗓音支离破碎，又喘不上气，他觉得自己快死了——可是不能死在这里，他不能才见到他就要死去。

“是。”

殷郊的笑脸，漂亮，熟悉，却又陌生，他在他记忆中没有双眼，在哭着，落泪，可现在他笑着，给他保证，守他平安。

“我做到了吗？他——他做到了吗？”

我带回你了吗？三千年后的现在你终于愿意醒来了吗？

“是。”

殷郊又说，怨鬼像是发了疯，触肢和兽类肢体朝他冲过来，但全被殷郊轻轻松松挡住，他甚至不用回身，一对交缠的玄鸟与凤凰虚影在他们身后展开，切碎所有怨鬼的进攻。

“你那时候，真是做了违背天命的大坏事，我也没想到你会这样疯。我想说我在鬼侯剑里好着呢，我一点也不想出去，我乐意替你斩断天道，却不想再看这世间了，也不想再入轮回，可你……可你不仅要我回去，还要我成仙立位，你怎么敢的？”

很嗔怪的语气，姬发忍不住讨好地笑，把自己下巴放进殷郊掌心，“可我没有办法，我恨。我恨天道玩弄我，我恨我只能成为他们的天子，到头来是我什么也没有。我恨你被搓磨，我恨我斗不过。”

殷郊把他抱住：“我知道，对不起。”

“你不要对我讲对不起。”姬发说，眼泪更多落下来，“你没有对不起我过。”

“可你还是算少了一点，”怨鬼扬起肢体，向他们咆哮着冲来，口中吐出数道濒死挣扎的漆黑烈焰，殷郊转身拿起鬼侯剑，剑身在他手中迸发锐利的光，他双手横抹剑身，轻松横斩而去，那怨鬼便哀叫着被一分为二。

“我虽被你封神，魂魄却并不齐全，身体无法苏醒，魂魄也无法归位，只因为鬼侯中有一缕残魂被一股执念影响，脱离我身边附去了另一物上。”

他指着那缩在他们身后的小童，他怔怔站起来，走到殷郊面前。

殷郊半跪而下，牵起那孩子的手。

“你弹《龙女泪》吗？”

孩子点头：“母亲教我的。”

“也是我母亲教我的。”

“他想你回来，他不想你死去。”

“我知道。”

殷郊抹去那孩子的眼泪，慢慢把他拥入怀中。

姬发这才发现，他们有一张那样相似的脸。

那孩子慢慢消失在他怀中，只留下一把瑶琴。殷郊拾起放在怀中，转头看那怨鬼在地面扭曲着消失，他眼底平淡、几乎无情，姬发忽然意识到他已是一位神仙，一位三千年的神仙。

可神仙又转身对他笑了笑，有点担心似的，慢慢从怨鬼的尸体里捡起一件闪着微光的东西。

深蓝色的小小鱼符，不到寸长，半寸宽，过去多年后仍然光洁如新，在殷郊指间轻轻地、轻轻地摇晃。

龙女街拐角进五个口，今日又被推开房门，姬发扶起门边一只唐女宫灯，背着长剑，盯着屋中二人。

姜文焕仍在柜台旁泡茶烧水，另一旁却站着穿着白袍散发的鄂顺，往日文静漂亮好似个大学生的青年衣袂飘飘，姬发面无表情片刻，捂了眼睛。

“你不是人。”

“你也不是，姬发。”贪狼星君对他微笑，姜文焕端着茶水给二人倒上，新烘的正山小种，姬发把一块鱼符摆在桌上。

“我是……我曾是武王。”他看姜文焕毫无波动表情，“你也知道这是什么。”

他顿了顿，“你也记得？”

姜文焕翻了个巨大白眼，干脆大马金刀坐下，“没记忆之前我们谁也不敢多说，生怕把你吓到。”

“就算我来找你对峙你也一句没说。”

“不敢，你那时候能问出这么个问题，就意味着没想起什么来，我怕吓到你，也怕害了殷郊。”

这名字从贪狼星君嘴里冒出来，姬发便沉默下去，他不去碰那鱼符。

“这是……那怨鬼的托生之物。”

姜文焕点头：“是，他送你的，没别人有了。”

姬发沉默一会儿：“我挖心为他塑身的时候大约沾上了血，所以才导致它生出执念来，甚至困住被我血压制的伯奇。”

他皱起眉：“不，那是我的执念，我想他活着。归根到底，是我前尘造孽。”

鄂顺和姜文焕交换眼神：“是你太苛待自己。”贪狼星君安慰道，“与天命夺人还成功了的，万古而来唯你一人。”

姜文焕咧嘴笑了笑：“而且——你来这儿说这一大堆，真不问我们最关键的问题？”

姬发捏紧拳头，他不能、不敢。恐惧在心脏中疯狂发酵，那些记忆仍徘徊在他脑海叫他发疯，斩鬼杀神的武王在此刻怯得好似没力气伸出手臂。他红了眼，好疼啊，他不想他再疼了。一点也不想。可那日之后鬼侯剑再也没有动静，他害怕那只是黄粱一梦。

“他、他在……”

他一句话哽在嘴里，绕了半天，问不出来。这么多日子，他没来过，连梦里也没有。

姜文焕切一声，干脆起了身回了柜台后头，鄂顺则轻轻叹息，侧过身来安慰他。

下一刻，店门口发出吱呀声响，被人推开了。

“抱歉……打扰了。”

身后的鬼侯剑忽然烙铁般滚烫起来，姬发眼里冲出一团泪。

身量高挑的年轻人，昀丽的面容上带着笑，眼角一点泪痣。手臂上站着一只长相怪异的鸟，虎头龙尾，对着店里甩了甩。

“我来找人，想预约一下业务。”

FIN

End Notes

想要评论！！！！

这篇文给我写得感觉自己江郎才尽稀巴烂的，到最后也不知道我在写什么鬼东西了
就这样吧稀烂拉倒。

接下来滚回去写完天命轻狂.....感觉再不写完我就要拖到写不动了（泪）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